

周

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

周書

卷之二
第
一
册

中華書局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書

第十一册

卷八至卷二十一傳

中華書局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書

第一册

卷五至卷五〇

中華書局

周書

(全三册)

〔唐〕令狐德棻等撰

本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人民路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本

850×1168毫米 1/32·30⁶/16印張·547千字

1971年11月第1版 1974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02 定價：3.20元

出版說明

一

公元六世紀二十年代，黃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義，瓦解了統治中國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中，地主階級紛紛組織反動武裝，共同鎮壓起義軍，同時又互相爭霸。最後在北方形成東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〇）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兩個封建割據政權，與割據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〇二至五五七）政權三分鼎立。後來，東魏改齊（公元五五〇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後人稱它爲「北周」。在南方，陳（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權是以鮮卑豪強宇文泰爲頭子的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的聯合統治。這個政權的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陝西、寧夏、甘肅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滅齊，統一北方。五八一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朝。

《周書》雖以周題名，實際上是記述從公元五三四年東、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楊堅代周爲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淵（唐高祖）建議編寫梁、陳、齊、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見被採納，並指派了各史編寫人員，但沒有認真進行。六二九年（貞觀三年），舊事重提，德棻擔任《周書》的主編，參加編寫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六六年（貞觀十年），《周書》和其他四朝史同時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華原（陝西耀縣）人，出身門閥貴族，官至國子祭酒。他在唐初頗有文名，曾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在歷史書方面，他還參加和主持過新《晉書》、《五代史志》和所謂「國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兩朝實錄的編寫。岑文本，鄧州棘陽（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書令。《周書》中的史論多半是他寫的。崔仁師，定州安喜（河北定縣）人，官至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二

剝削階級編寫歷史必然要顛倒歷史。他們總是把剝削階級中的「高貴人物」說成歷史的主宰，而真正創造歷史的人民羣衆反倒成了渣滓。《周書》竭力歌頌封建統治者，贊揚他們的才智，反動的英雄史觀滲透着全書。書中吹噓宇文泰「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宇文政權的骨幹人物一個個被寫成「少有大志」，「少有謀略」，生來就具有特殊稟賦的「天才」人

物。封建時代的反動英雄史觀往往是與反動的「天命論」結合起來。在封建史臣筆下，這些「英雄」不僅具有與衆不同的稟賦，而且還長着與衆不同的相貌。通過各式各樣的神話、夢話，把這些「英雄」描寫成上天特別加工塑造，生下來執行「天命」的人物，而他們建立的王朝也是「天命所歸」。

宣揚反動的英雄史觀，反動的「天命論」，其目的就是爲了抹殺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麻痺人民的鬥志，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和所有封建史家一樣，《周書》作者筆下的「英雄」只能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卡萊爾宣揚的英雄史觀時指出：卡萊爾企圖叫人相信「歷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是自然的差別，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尊敬這些差別，並承認它們是永恆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應崇拜天才」。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在卡萊爾看來，人民羣衆應該由所謂「貴人」、「賢人」、「智者」來統治，而這種人只能從特權階級中才能找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七卷三〇七頁）。中國封建史家宣揚的英雄史觀，和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卡萊爾的英雄史觀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差別，但是在美化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維護剝削階級的統治這個基本點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周書》宣揚反動的英雄史觀，有它自己的特點。《周書》主編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

整是北周的大將軍，宇文政權骨幹人物之一，其他兩個編寫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家世不止是《周書》編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內的唐初當權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幹人物的嫡派子孫。這樣就規定了對《周書》的特殊要求，即把歷史上的「英雄譜」和寫當前帝王將相的家譜結合起來，把宣揚英雄史觀和誇耀門閥結合起來。《周書》不僅竭力歌頌宇文政權的骨幹人物，所謂「關右舊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而且贊嘆「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凡是唐朝的達官貴戚，《周書》總要想法為他們在周代的祖先立傳，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實加以頌揚。比如，杜杲並無多少值得記載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關中頭等門閥，唐朝諺語說「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周書》沒有杜家的傳，不是「缺陷」嗎？因此特為杜杲立專傳，但由於事跡實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陳朝的一些無謂的應對之辭塞進傳中，以充篇幅。蕭詧是梁朝的宗室，為了爭奪帝位，不惜勾結西魏軍隊進攻梁朝的疆土，導致江陵十餘萬人民淪為奴婢的慘禍，自己卑躬屈節，充當西魏軍監護下的傀儡皇帝。而書中竟給他作出「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這樣與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評語。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為這個蕭詧是唐朝另一個宰相蕭瑀的祖父。這類例子，《周書》中舉不勝舉。連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劉知幾也說：唐初編寫五朝史的特點，是「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而

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實」。這種情況，雖爲五朝史所共有，但《周書》顯得更爲突出。

封建史臣一方面竭力爲當時的封建統治者政治上和血緣上的祖先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成創造歷史的「英雄」；另一方面又竄改事實，僞造歷史，肆意誣蔑人民，特別是誣蔑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人民武裝起義。明明是地主政權殘酷屠殺人民，造成關隴人口的減耗，却硬說成「關隴寇亂，百姓凋殘」；明明是地主政權勾結茹茹可汗南下鎮壓起義軍，却硬說成起義軍「首亂北邊，引茹茹爲援」。諸如此類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讕言，比比皆是。

封建史臣竭力宣揚反動的英雄史觀，反動的「天命論」，把人民創造的歷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史。在今天，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關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偉大教導，把這種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

除了在反動唯心史觀支配下顛倒歷史以外，《周書》在收集、考訂史料方面也存在着問題。

《周書》的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是舊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寫（可能周代史官曾經續寫）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沒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爲了修史而徵集的家

狀之類。牛史是本書的藍本。劉知幾曾經說過，『周書』只憑牛史，「重加潤色」，「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文」，可見『周書』根據的資料是很貧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資料範圍內，考核修訂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們會將庾信爲當時官僚貴族所作的碑志和本書有關列傳比對，年月歷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傳錯了的。還有不少記事記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雖然『周書』作爲資料也很不完備，而且有不少錯誤，但是這部書對於我們研究、瞭解這段歷史還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周書』的重點是記載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封建政權間（特別是東西魏或齊周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的內訌。不管封建史臣怎樣力圖美化，這些記載客觀上還是反映了這個政權的反動面貌。比如，從『文帝紀』、賀拔勝兄弟、于謹、李遠兄弟等骨幹人物的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北魏末年人民大起義對於地主豪強的打擊和地主豪強對付人民軟硬兼施的反動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宇文政權的階級本質和宇文泰一伙血腥鎮壓起義軍的罪行。從『于謹傳』記載的西魏軍占領江陵後俘虜、掠奪的暴行，可以看到這種掠奪性的非正義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禍。

『周書』只有紀和傳，沒有志，一些有關土地、賦役以及所謂禮、樂、刑、政等制度的資

料，寫入《五代史志》，和《隋書》合編。但從散見於紀傳的零星記載中，也保存了一些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開端，府兵制度的產生等，對於後來隋唐兩代有影響的社會關係、政治、軍事制度的片斷的資料。本書最後一篇《異域傳》混淆了當時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實和侮辱性的記載，必須批判。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的傳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漢族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頑強鬥爭。另外，傳中第一次記載了突厥、稽胡的歷史。

應該指出：西魏、北周時期的階級鬥爭是尖銳激烈的，規模不等的農民起義不斷爆發。

封建史臣爲了誇耀封建政權的反動武力，爲了宣揚封建統治者的「英雄功業」，盡管他們對於起義軍百般誣蔑，却不得不透露當時各地人民英勇反抗封建黑暗統治的事實。散見於本書紀傳的各地人民武裝起義，西起秦隴（《李賢傳》、《史寧傳》）巴蜀（《陸騰傳》、《伊婁穆傳》、《崔謙傳》、《柳昂傳》等），東至幽州（《宇文神舉傳》），南達襄陽（《伊婁穆傳》），北到太原（《宇文神舉傳》），到處閃耀着起義的火花，連宇文政權統治的心臟地帶，迫近國都長安的蓮勺也是「數有羣盜」（《劉志傳》），使當時封建統治者惴惴不安。每次農民起義都沉重地打擊了宇文政權。各族人民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中進一步促進了民族融合，爲中國歷史的發展作出貢獻。

唐以前記述這段歷史的史籍都沒有傳下來。稍後編寫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刪節《周書》，很少補充改正。刪改之處，有些是對的，有些却是刪節不當或是改錯了的。因此，就現存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資料來說，《周書》成書較早，保存的資料也比較原始。

當然，對於這些多少有用的資料，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關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偉大教導，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撥開層層迷霧，批判地使用，才能為今天的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四

《周書》在宋初已經殘缺，後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種史鈔補上。公元一〇〇五年（宋景德二年）編輯《冊府元龜》，引用《周書》缺卷各條已是後人的補本。宋人曾在本書缺卷後附有校語，說明不是《周書》原文，清人錢大昕也會加考證。我們重新檢查，殘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傳世各本脫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紀》下、卷三九《杜杲傳》都脫去幾百字，但《冊府元龜》引文却沒有缺。

《周書》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們還不清楚。舊本宋人安燾、王安國、林希的目錄序，內有「今既鏤板以傳學官」的話。據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燾《續通鑑長編》，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〇六一年（宋嘉祐六年）開始交給「館閣官」辦理的。今考王安國和林希都在熙寧初任職館閣，安國死於一〇七四年（熙寧七年），則《周書》第一次刻板應在一〇六八至一〇七四年即熙寧元年至七年間。這個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〇七四年（紹興十四年），《周書》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謂「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這個本子也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現在流傳的宋蜀本都是有元明兩代補版的所謂「三朝本」。

我們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種本子：

- 一、宋蜀刻元明遞修本 與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記中簡稱「宋本」。
- 二、明萬曆間趙用賢刻南京國子監本 校記中簡稱「南本」。
- 三、明萬曆間蕭雲舉刻北京國子監本 校記中簡稱「北本」。南、北監本都會據《北史》或以意改補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補版的宋蜀本。
- 四、明末毛氏汲古閣本 校記中簡稱「汲本」。底本不詳，與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 校記中簡稱「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書局本 校記中簡稱「局本」。底本是汲古閣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 校記中簡稱「百衲本」。此本雖說影印，但多據他本改正錯字，也有改錯了的，實際上成爲另外一種本子。

在上列七種本子中，殿本刻誤和古體、異體字較少，所以我們採用殿本爲底本。

除版本校勘外，我們還通校了《冊府元龜》和《北史》中有關部分。

本書點校工作早在一九六五年完成，業已制版。付印前我們重新檢查，改正了一些標點、校勘上的錯誤。限於水平，可能還有許多未發現的錯誤，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批評意見，以便再版時作進一步的修改。

中華書局編輯部

周書目錄

卷一 帝紀第一	文帝	一
卷二 帝紀第二	文帝	一
卷三 帝紀第三	孝閔帝	三
卷四 帝紀第四	明帝	五
卷五 帝紀第五	武帝	七
卷六 帝紀第六	武帝	九
卷七 帝紀第七	宣帝	二三
卷八 帝紀第八	靜帝	二
卷九 列傳第一	皇后	三
	文帝元皇后	四
	叱奴皇后	四
	孝閔帝元皇后	四
	明帝獨孤皇后	四
	武帝阿史那皇后	四
李皇后		四

宣帝楊皇后	晉蕩公護
朱皇后	叱羅協
陳皇后	馮遷
元皇后	一五七
尉遲皇后	一五八
靜帝司馬皇后	一五九
邵惠公顥	一六〇
子什肥	一六一
導	一六二
子廣亮翼椿衆	一六三
杞簡公連	一六四
莒莊公洛生	一六五
虞國公仲	一六六
子興	一六七
賀拔勝	一六八
兄允	一六九
卷十一	列傳第三
卷十二	列傳第四
卷十三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二〇一
文帝諸子	二〇二
孝閔帝子	二〇三
明帝諸子	二〇四
武帝諸子	二〇五
宣帝諸子	二〇六
卷十四	列傳第六